

阮品咸其人其事

■陈明达

阮品咸,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,可能连他自己的后代也逐渐淡忘,但黄岩的历史不能忘记他。据章有主编的民国《黄岩县志》(稿)记载:阮品咸,黄岩沙南乡墩头阮人。1920年合建沙南乡怡桥;1937年任路桥普济慈善社副社长;1939年续修《南墩阮氏家谱》;抗战时期任沙南乡乡长;1944年任县参议员。从这里可以知道:一、他是慈善家;二、抗战的参加者。抗战时的乡长,要做两件不得不做又得罪人的事:征粮草、拉壮丁,所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但据笔者搜集到的史料看,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。他与光复会会员、嵊县人周仲贞,黄岩名人王葆楨都关系密切,还可能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与者。

据民国七年(1918)出版周仲贞编《浣西酬唱集》记载,阮品咸与周仲贞互有赠诗。周仲贞作有《阮德久调嵊余亦同时调澧浦留此话



欢送浣西警察局警佐周仲贞合影。

别》:
浮沉宦海梦难醒,身若风飘水上萍。两世有缘随骥尾,阮君前与趾儿同事浙近骑兵团,阮公顾我眼终青。

穷途且莫效猖狂,降志牛刀试暨阳。继续君家仍领袖,继阮镜渊之任,袖中携得苧萝香。

除害无才悔孝侯,豺狼当道使人愁。身先士卒犁巢穴,帷幄输君妙运筹,阮君破获盗案。

为执吟鞭赴暨城,清明时节快同行。来时杨柳去时雪,来去同时无限情。

太白东西共一峰,乔迁百里在邻封。我移东白君西白,同卫家山剑气冲。

竹林遗韵早心倾,大阮才名号步兵。入刻名山频管领,公余树酒听黄莺。

黄岩阮品咸赠周仲贞:
读罢琳琅一卷诗,真情爱戴见乎词。澧溪欸歌来暮,草塔巍巍纪去思。

迎送欢声留异日,漂流宦况感同时与君同时到任同时奉调。攀辕我亦怜诸老,奉调令暨人士电留不获临别赠诗尤多,不忍依依对柳枝。

回首阳春惜别筵,丝丝垂柳又如烟。邮筒许借通消息,文字论交证凤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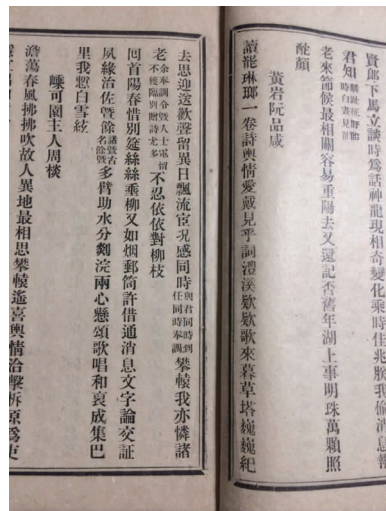
治佐暨修诸暨古名,徐暨多臂助,水分别浣两心悬。颂歌唱和哀成集,巴里我愁白雪皤。

有网络资料显示:周仲贞(1870—1933)字毓奇,号小颠,晚号复园老人,嵊县开元镇五村人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曾与同宗族人开办开元蒙学堂、工艺学堂和农学社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与徐锡麟结识并加入光复会。辛亥革命后,曾任绍兴军政分府盐茶局文牍科长,

委浙东盐场晒规,后又改任绍兴批验所监事长。现有信息显示,到目前为止,《浣西酬唱集》的内容鲜为人知。

周仲贞的儿子(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为《浣西酬唱集》写跋的周佑民)和阮品咸是浙近骑兵团同事,周的儿子曾“征盱眙”,当是南京战役的延伸。周仲贞是光复会会员,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,有其诗作为证:“记曾辛亥木樨香,会际风云起汉阳。我亦全家竞奔走,风潮从此激钱塘。”他只是警佐,而阮品咸是警长。

阮品咸与王葆楨关系密切。王葆楨(1872—1924),籍名立轩,字子长,号漱岩,黄岩东瓯书院、杭州紫阳书院求学,后随远房族兄、光绪六年(1880)进士王咏霓在安徽、太平、池州、安庆等地办学;后参加辛亥革命浙江起义,曾为浙江都督朱瑞幕僚;后加入柳亚子等组织的南社,曾为南社社刊题写刊名,并主《之江日报》副刊笔政。黄岩人阮品咸、徐乐尧和王葆楨曾同游绍兴,王葆楨写有《大禹陵游记》,现节选如下:“民国二年国庆后十日,总统宣政,万国递书,东南肃清,浙江绍兴亦将次解严。同邑徐上校乐尧,既陪游兰亭,越二日,买舟出稽山门,南行六七里,有山突兀陡然插空者,香炉峰也。蜿蜒东走而西折,作龙顾形,群山夹辅,大河萦带,葱葱焉,郁郁焉,大禹陵于是乎在。陵面前,入树道以绰楔,内有穹碑,刻‘大禹陵’三字,其大如箕,上翼以亭……嗟乎!世变洪水,人心猛兽,内乱初平,外患未已。九州大陆,若沉若浮,梯船纷来,玉帛谁执?天地将闭,平成何期?安得起王而吁之也!



《浣西酬唱集》内页。

是日同游者徐上校,宁乡邹可权,瑞安李震东,山阴章世嘉,新昌马玉成,同邑阮品咸,共予七人,相与摄影而归。黄岩王葆楨记。”(录自《近人游记丛抄》,广益书局版)这样一个五湖四海的“旅游团”,在交通通讯均落后的民初,相约度假旅游,可见阮、王二人必有联系。

因此,阮品咸很可能是一颗被岁月埋没的明珠,笔者抛砖引玉,希望引起大家一起深入研究。

永宁江文化
云龙专栏
合办单位:绿城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远去的乌岩(上)

■章云龙

时光如水般流淌,当永宁江源汇集万条溪流奔涌而下,趟过群山,跨过沟壑后,乌岩到了。

乌岩在何方?这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名。当我每一次驱车过长潭湖时,我总会想起已经沉入湖底的乌岩,想起卢氏一族曾经生活过的乌岩,我的情感常常难以自制,就像一个王族的后裔站在一堵堵断墙残壁前追望先祖的土地一样。其实,我不是卢氏的后裔,但卢氏一族的后裔中有许多我的朋友。当他们的宗族在乌岩消失,流散各地,后裔中有许多人已不知道千余年前祖宗曾经开拓的这方土地,我常常留下一声叹息。我不知道卢氏一族的宗亲们当年揭别乌岩时,有无带走一杯“乡井土”,我也无法体会他们离乡背井的滋味。但我知道,乡邻、乡音、乡情是亘古的,故乡是永恒的。

让我们一起回溯远去的时光,追寻乌岩的前世。

公元897年11月,钱镠占领台州,黄岩入吴越国范围。他统治期间,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,使这里远离战争,肥沃的土地得以滋养,这里成为“乱世乐土”,不少中原望族、闽

地人迁徙到此安居。如奠定宁溪、屿头基础的王氏大族,乌岩的鼻祖卢氏大族等前后都来到黄岩。《黄岩县志》载:“邑之氏族,率多外来,以闽为最。五代僭乱,王审知主于闽,钱鏐保有吴越,视为东土乐耳。”

说到乌岩,不能不说到始祖卢肆。卢肆,是唐宪宗时中书舍人卢景亮的曾孙。五代时,卢肆在闽王王审知部下当府尹。当时闽地连年战乱,卢肆受朝廷之令,为平定“闽南蛮僚啸乱”入闽,平蛮建州之后,到达黄岩,游览了委羽山后,又走西乡,访谒王方平石室。途中经过离县城四十多里的乌山时,但见此地人口稀少,奇峰叠现,古木参天,认定此地是避战乱隐归田耕的好地方,顿生迁居之意。他率族亲和妻子段氏从福建三山(今福州市)来到这里,开始繁衍生息。据《乌岩卢氏宗谱》记载:“卢肆过乌山,乐其溪山秀丽,折桂枝插其麓,祝曰:此枝若活,我当居焉。”

卢氏一族开始在乌岩生息、繁衍。一条条官道自台州府城跨越义城岭。经过这里通向温州等地,又有数条乡道从这里起始。盘山公路蜿蜒伸展,进入永嘉、仙居,形成周围五县山区物资的集散地。乌岩曾经是黄岩西部交



乌岩街南泰南货店 卢良泰画。

通枢纽、商贸繁荣的集镇(明朝时为台州11个重镇之一)。俗语云:“春风难过括苍山,纱筛麦磨担乌岩。”乌岩山道通五县。从临海到义城岭,再入乐清县境内,全长18公里;乌岩镇向西北,进入仙居县境,全长21公里;乌岩镇入乐清县境,全长12公里;乌岩镇入仙居县朱溪镇,全长30公里;乌岩镇入永嘉县境内,全长13公里;乌岩镇进入黄岩城关五洞桥,全长35公里。

(未完待续)

关于杜煜

■张永生 夏吟

杜煜,字良仲,号南湖,浙江黄岩杜家村(今北城街道)人,黄岩首中进士杜垂象之后裔,是南宋理宗时右丞相杜范的从祖。据《杜氏一族》记,南宋孝宗淳熙元年(1174),朱熹官为礼部宣教郎,奉旨主管台州崇道观。这是个闲职,他受黄岩县令孙叔豹之邀,到黄岩学官给学子讲学,杜煜与胞弟杜知仁礼请朱熹到翠屏山樊川书院讲学。这一来,台州各地好多学子赶来拜拜朱熹,开一代学风,使黄岩文风蔚起,科举登榜者激增。杜煜与胞弟知仁师事朱熹十多年,是朱熹的高足,深得其传,形成自己的“南湖学派”。他们推崇朱熹之学,再传的弟子甚多。杜煜在南宋宁宗嘉定元年(1208)中进士,任东阳县主簿,著作有《南湖先生文集》七卷,祀黄岩乡贤祠,配祀黄岩南门朱文公祠。

清刻本明万历《黄岩县志》及清光绪《黄岩县志》对南湖先生的名字写法有多种,有的写杜焯,有的写火字旁,上为日,下为两横,有的写火字旁,上为日,下近似共。新版本的南宋《嘉定赤城志》写杜焯。查《康熙字典》,焯同焯。其实,上述种种写法都是“焯”字的异体字,实则同一个字。二十世纪初,我们查阅有关研究朱熹的专著七十多种,基本上都写南湖先生为杜煜,清《四库全书》也一样。一个历史名人的名字为何有如此乱象?这使人很困惑。

尚恒光、孙安邦主编的《中国人名异称大辞典》记:“杜焯,又作杜煜,号南湖,浙江黄岩人。”

据陈明达夫妇考查,《历代避讳字汇典》记:“避清圣祖康熙帝玄焯之讳,改杜焯为杜煜。”既是钦定之避讳,从清康熙年间开始,举国上下,凡名字中有“焯”字均得避让,或改字或改名,“杜煜”便成为南湖先生“钦定”的名字,《四库全书》及各种官方史籍均写作“杜煜”了。

封建帝国消失后,避讳字已成为历史,笔者认为对南宋时期台州著名理学家杜煜的名字,无须否定避讳字,反之亦相同,以免造成新的混乱,给阅读带来障碍。



品牌版面

每一句黄岩话

阮教过 译:没有教过。

编绘:郝茹昕



(参考书目:《黄岩方言汇编》)